

春秋左傳杜注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三十

華亭姚培謙學

哀公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

瑞之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

曰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

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脩之經○射音亦句古侯反

○夏四月齊陳恒

執其君寘于舒州

○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薛城是

○庚戌叔還卒

無傳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無傳

○陳宗豎出奔楚

無傳

○宋向魴入于曹以叛

曹宋邑

○莒子狂卒

無傳○狂其廷反

○

六月宋向魴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弑

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無傳

○八月

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

人殺之

無傳

○陳轅買出奔楚

無傳

○有星孛

無傳不言所在使失之

○饑

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

麟

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今兗州府嘉祥縣西有獲麟堆蓋嘉祥本鉅野分置也車子將車之子

以爲

不祥以賜虞人

時所未嘗見故恠之虞人掌山澤之官

仲尼觀之曰麟也然

後取之

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邱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畧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

多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

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

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

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濟成也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

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闕止子我也。事在六年。

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

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

諸御鞅言於公

鞅齊大夫

曰陳闕不可竝也君其擇焉

擇用

弗聽子我夕

夕視事

陳逆殺人逢之

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

遂執以

入

執逆至朝

陳氏方睦

欲謀齊國故宗族和

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

焉

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遺去聲潘音翻

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

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失陳逆懼其反為患故盟之

初陳豹欲為子我

臣

豹亦陳氏族

使公孫言已

言已介達之

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

既終喪也

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

肩背僂。僂力主反

望視

目望

事君子

必得志

得君子意

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

恐多詐

故緩以告

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

言在我用之而已

使為臣他日與

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

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

言已疏遠

且其違者不過數人

遠不從也

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

子行舍於公宮

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

四乘如公

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邱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

子我在

幄

幄帳也聽政之處

出逆之遂入閉門

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

侍人禦之

子我侍人

子行殺侍人

素在內故得殺之

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

遷諸寢

徙公使居正寢

公執戈將擊之

疑其欲作亂

大史子餘曰非

不利也將除害也

言將為公除害

成子出舍于庫

以公怒故

聞公猶

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劒曰需事之賊也

言需疑則

害誰非陳宗

言陳氏宗族衆多

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

言子若欲出我

必殺子明如陳宗。陳宗先祖鬼神也。

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闔與大門

闔宮中小門大

門公門也。屬音燭。

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舂中適豐

邱

舂中狹路豐邱陳氏邑

豐邱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

齊關名

成子將

殺大陸子方

子方子我臣

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

道

子方取道中行人車

及彫衆知而東之

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彫音而

出雍門

齊城門也。雍去聲

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

余有私焉

是我有私於陳氏

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

魯衛之士

傳言陳氏務施

東郭賈奔衛

賈即子方

庚辰陳恒執公于

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悔不誅陳氏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

恃寵驕盈

公使夫人驟請享馬而

將討之

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

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韋易薄

韋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

公曰不可薄宗邑也

宗廟所在

乃益韋七

邑而請享公馬

偽喜於受賜

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

甲兵之備

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

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

今將禍余請即

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

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

左師向魋兄向巢也

請以君命名之

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

奏

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

主迹禽獸者○周禮地官迹人掌邦田之

政鄭云迹之言跡知禽獸之處也

曰逢澤有介麋焉

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麋

九倫反

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

皇野稱公命

君憚告子

難以遊戲煩大臣○難以遊戲煩大臣

野曰嘗私焉

嘗試也

君欲速故

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

○巢下拜懼不

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

使公與要誓

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

下有先君

言雖誅黜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

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

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

瑞符節以發兵

以命其徒攻桓

氏桓氏向魋

其父兄故臣曰不可

司馬故臣與桓魋無怨者

其新臣曰從吾

君之命遂攻之子頡騁而告桓司馬

子頡桓魋弟桓司馬即魋也

司

馬欲入

入攻君

子車止之

車亦魋弟

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

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

哀八年宋滅曹以為邑

六

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

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

還入國。質音致。

不能亦入于曹取質

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

魋曰

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

舍曹子弟

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

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

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

馬而適齊。

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

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

公文氏衛

大夫求夏后氏之璜，馬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

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馬而適吳。

亦不與魋同。

吳人惡

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

之外。阮氏葬諸邱輿。

阮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錄其卒葬所在。魋賢者失所。阮苦庚反，輿城在

今兗州府

費縣西

○甲午，齊陳恒弑其君主于舒州。

壬簡公也。

孔某三日齊。

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退而

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

○初，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

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圍，畜養也。成，孟氏邑。

成宰

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

病，謂民貧困。孺

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

恨志故鞭成，有司之使人，使去聲。

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

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

請聽命共使，○內音納，免音問共音恭。

懼不歸。

不歸，不歸成。

為明年
成叛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平

出奔北燕

無傳

○鄭伯伐宋

無傳

○秋八月大雩

無傳

○

晉趙鞅帥師伐衛

無傳

○冬晉侯伐鄭

無傳

○及齊平

魯與齊平

○衛公孟彊出奔齊

無傳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以偏成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

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

侯使公孫貞子弔焉

弔為楚所伐

及良而卒

良吳地

將以尸入

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

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

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

廩然傾動貌

以重寡君之

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

蓋陳大夫貞子上介

曰寡君聞楚

為不道荐伐吳國

荐重也

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

君之下吏

備猶副也

無祿使人逢天之威大命隕隊絕世

于良

絕世猶言弃世

廢日共積

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共音恭積于賜反

一日遷

次

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

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

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

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

朝聘而道死則以尸行事○孔

疏以吳人不納故芋尹引禮深以辯之其實貞子當殯于館不得以尸將事也

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

遺所聘之喪

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

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

也其何以為諸侯主

謂主盟也

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

虐士死者

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

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傳言茅尹

蓋知禮內首納

○秋齊陳瓘如楚

瓘陳恒之兄子玉也

過衛仲由見之

仲由子路

曰天

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

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

饗受也

若善魯以待

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

仲由事孔子故為魯言

子玉曰然吾受命

矣

○受命使楚

子使告我弟

弟成子也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

子贛為介見公孫成

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贛與貢同

曰人皆臣人而

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

言子叛魯齊人

亦將叛子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

而喪宗國將焉用之

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

成曰善哉吾不

早聞命

傳言仲尼之徒皆忠于魯國

陳成子館客

使景伯子贛就館

曰寡君使

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

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

景伯揖子

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

在定八年

齊為

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

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

因與衛地自

濟以西襍媚杏以南書社五百

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襍音灼

吳人

加敝邑以亂

在八年

齊因其病取讎與聞

亦在八年

寡君是以

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

之乃歸成

病其言也

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羸

羸齊邑

○衛孔圉取犬子蒯聵之姊生慄

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慄苦回反

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

通伯姬○渾戶

門反長上聲

犬子在戚孔姬使之焉

使良夫詣犬子所

犬子與之言

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

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

三。無與音頌

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為犬子請。閏月。良夫與犬子

入舍於孔氏之外園。

園。昏二人蒙衣而乘。

昏二人蒙衣而乘。

二人犬子與良夫蒙衣為

婦人服也。乘去聲下同。

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藥寧問之。稱

姻妾以告。

自稱昏姻家妾。

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

而先。犬子與五人介。與黻從之。

介被甲與黻。豚欲以盟。

迫孔悝於

廁。強盟之。

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遂輒。

遂劫以登臺。藥寧將飲酒炙

未熟。聞亂。使告季子。

季子子路也。為孔氏邑。宰。夷章夜反下同。

召獲。駕乘車

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

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

子羔將出。

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

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

至焉

且欲至門

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

言政不及已可不須踐其難

季子曰

食焉不辟其難

謂食孔氏祿

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

敢門焉

守門

曰無入為也

言輒已出無為復入

季子曰是公孫也

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

者出乃入

因門開而入

曰夫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

之

言已必繼孔悝為難攻夫子

且曰夫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

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縶敵子路

二子剛膽黨敵當也○縶於滅反

以

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

不使冠在地

結纓而

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

公莊公蒯

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

故政輒之臣

先謂司徒瞞

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

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比褚師聲子為明年瞞成奔起○褚中呂反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瞶自戚入

于衛衛侯輒來奔

書此春皆從告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即瞶成還音旋

○夏四月己丑孔亾卒

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

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月月必有誤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

欲伐莊公不果而奔

衛侯使

鄆武子告于周

武子衛大夫胙也

曰蒯瞶得罪於君父君母

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

河上康也。

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

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徃謂叔父。余

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

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

方天之休，

言天方受

爾以休

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傳終崩曠之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

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仁覆閭下，故稱旻天弔至也。憇且也。俾使也。屏蔽也。憇，慈也。觀

反屏必領反。

熒熒余在疚，

致我熒熒然若在疚病之中。

嗚呼哀哉！尼父無自

律。

疚病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

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

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
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
非諸侯之名
君兩失之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

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南有

韋城韋城南有平陽城亦曰平陽亭

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

納財賄也

醉而送之夜

半而遣之

夜遣者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

載伯姬於平陽而行

載其母俱去

及

西門

平陽門

使貳車反柝於西園

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園孔氏廟所在柝藏主石函

子伯

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

升為大夫

請追之遇載柝者

殺而乘其車

子伯殺載柝者

許公為反柝

孔悝怪載柝者久不來使公為反逆之

遇之

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

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

必使先射

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

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射音石遠去聲

或

以其車從

從公為

得柝於橐中孔惺出奔宋

○楚犬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

在昭十九年

又辟華

氏之亂於鄭

在昭二十年

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

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

請行而期焉

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即建也

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

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

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

乎

葉公子高沈諸梁也

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

諸邊竟使衛藩焉

使為藩屏之衛

葉公曰周仁之謂信也

周親率

義之謂勇

率行也

吾聞勝也好復言

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

而求

死士殆有私乎

私謀復讎

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

期必也子

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

白楚邑也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

請

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

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

不然吾不忘也

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

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

比子西於鄭人

勝自厲劒子期

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

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

如卯。余翼而長之。

以鳥為喻

楚國第

用士之次第

我死。令尹司馬。

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義

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

子西不悛。勝謂石乞

石乞勝之徒

曰。王與二卿

士。二卿士。子西。子期。

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

五百人不可得。

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

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

告欲作亂。宜僚辭拒之。

承之以劍。不動。

拔劍指其喉。

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

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

汝陰慎縣也。

今江南鳳陽府潁上縣西北有慎城

請以戰備獻

與吳戰之所得鏑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

許之遂

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

袂掩面而死

熱於葉公

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

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

以效其多力豫章大木○抉鳥穴反

石乞曰

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

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

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

蔡遷州來楚井

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

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

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敗欲須其斃而討之

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

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

白公欲

以子間為王

子間平王子啟五辭王者

子間不可遂劫以兵子間曰

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

廣庇覆以及于我

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

有死不能

不能從

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

高府楚別府

石乞尹

門為門尹

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

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

越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

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

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

望君如望歲焉

歲音裁也

日月以幾

幾音其來

若見君面是

得艾也

艾安也。艾音又。

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

君以徇於國

旌表也

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

免胄而進

言無公得民心

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

欲與白公并

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

二子子西子期也柏舉之敗二子功多

棄德從

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

奔山而縊其徒微之

微匿也

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

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

長者謂白公也

曰不

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

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顓黃氏

燕勝弟顓黃異地○燕平聲顓求龜反○

顓黃在今江南寧國府境

沈諸梁兼二事

二事令尹司馬

國寧

寧安也

乃使寧為令

尹

子西之子子園也

使寬為司馬

子期之子

而老於葉

傳終言之

○衛侯占夢嬖人

以能占夢見愛

求酒於大叔僖子

僖子大叔遺

不

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

懼害

託占卜夢而言○比毗志反

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

何

國之寶器輒皆將去

良夫代執火者而言

將密謀屏左右

曰疾與亡君

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

名輒

若不材器可

得也

軋若不材可廢其身而得其器

豎告太子

太子疾

太子使五人與殺從

己劫公而強盟之

盟求必立己

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

三死

盟在十五年

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

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為飾

成

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

以良夫應為令名

良夫乘衷甸兩牡

衷甸一轅卿車。甸時證反。孔疏甸即乘也。四邱為甸出車一乘故以甸為名是古者乘甸

同也兵車一轅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駟是為四馬今止乘兩牡而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為上乘兩馬為中乘也

紫衣狐

裘

紫衣君服

至袒裘不釋劔而食

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

太子使牽以退

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三罪紫衣袒裘帶劔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

○今江南蘇州府吳縣西南太湖是也

夾

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

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句古侯反著且略反

使夜或

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

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

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

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

也○志父謂志父也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栾之

栾訴父欲速得其處○栾中角

反○古與詠通

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

國觀國害之○觀去聲

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

釋四服服其本服

曰國

子實執齊柎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

欲必敵晉

又何辱

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

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

還

畏子五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

聚積也

楚既寧將

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

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

可使也

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

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

用命焉

右領左史皆楚賤官率所類反

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

以為軍率

楚武王都音若

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

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

楚文王申息以為縣

朝陳蔡封畛於汝

開封畛至汝水

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

高曰天命不諂

諂疑也。諂本又作恹

令尹有憾於陳

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弟

吳以此為恨

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

右舍

領與左史

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

王卜之武城尹吉

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

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

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鄭

禪文王言及鷄火隊卒亡

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

枚卜不斥言所以令龜子良

惠王弟 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也。志望也 葉公曰王子而相國

過將何為。過相將為王也 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子國

○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南觀在古昆吾之墟今濮陽城中○濮

陽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州西南有濮陽縣城 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

縣縣生之瓜。縣縣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成 余為渾良夫

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 公親筮之胥彌赦

占之。整衛 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下人不救以實對

懼難而逃也 衛侯貞卜。正卜夢之吉凶 其繇曰如魚窺尾。窺亦也魚勢則尾赤○雖直又

反窺躬 衡沅而方羊裔焉。橫沅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衡華言反方蒲郎反○裔以衛反

呈反

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冬十月。晉

復伐衛。

春秋未得志故

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

曰。怙亂滅國者無後。

不欲乘人之衰

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

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

師出。

辟刺賈也。般音班。鄆音絹。

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

戎州戎邑。今山東兗州府曹

縣有楚邱故城。漢置己氏縣。以戎州己氏而名也。

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

有焉。

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

翦之。

翦其邑服。

公使匠父久不休欲逐石圃。

石圃衛卿。石惡從子。

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

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

終如卜言。乃自後踰。

戎州人

攻之。犬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弟戎州人殺之。公入

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己音記。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

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髡。呂姜莊公夫人。髡髮也。髡大計反。髮皮義反。既入焉，而

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

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

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宣公子。執般師以歸。

舍諸潞。潞，齊邑。

○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叔也。蒙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今屬山東青州府。孟

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

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

執牛耳

尸盟者。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

季羔，高柴也。鄆衍在七年。

發陽

之役，衛石魋。

發陽，鄭也在十二年。石魋，石曼姑之子。

武伯曰：「然則氣也。」

氣，武伯名也。鄆

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

○宋皇瑗之子麋。

瑗，宋右師。○瑗音院。

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

鄭般邑以與之。鄭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

克。

克在下邑，不與應亂。故在。○鄭仕咸反。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

氏，公問諸子仲。」

子仲，皇野。

初，子仲將以杞如之，子非我為

子。

為適子杞。如子仲妻。

麋曰：「必立伯也。」

伯非我兄。

是良材。子仲怒，弗從。

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

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麋則不可知

公執

之

執

皇瑗奔晉召之

名令還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

皇緩為右師

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

○巴人伐楚圍鄢

鄢楚邑○今湖廣襄陽府襄陽縣東北有鄢城古鄢子國後屬楚

初右司

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

子國未為今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

夫觀從之後

故命之

命以為右司馬

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

何卜焉

寧字國也

使帥師而行請承

承佐

王曰寢尹工尹勤

先君者也

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師皆為先君勤勞

三月楚公孫寧

吳由于遂固敗巴師于鄆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

惠王知志

知用其意

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

逆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今大禹謨

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

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不疑故不卜也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

齊所立故

衛侯輒自齊復

歸逐石圃而復石隄與大叔遺

皆蒯聵所逐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誤吳使不為備

夏楚公子

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冥越地

秋楚沈諸梁

伐東夷

報越

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從越之夷三種敖東夷地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言敬王能終其世終其弘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子シ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

伐晉

十五年晉伐鄭

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終叔向言晉公室卑口是年晉定公卒子出公鑿立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

吳子弗聽出

居于艾

艾吳邑豫章有艾縣○今艾城在江西南昌府寧州西

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

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言其不量力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

趙孟之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比居喪

食又降殺也

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

乃有故乎

楚隆襄子家臣

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

質

黃池在十三年先主簡子質盟信也。質如字。

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

廢舊業而敵之

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

非晉之所能及也

吳晉相距甚

遠非力之所能及

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

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

嘗試也

乃往先造于越軍曰

吳犯閒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

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

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

展陳也。閒去聲。

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

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

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

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筭也使問趙孟

問遺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

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為而反笑史黯何以得

為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對曰黯也進不見惡時行則行退

無謗言時止則止王曰宜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通魯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責十

七年

齊侯為公稽首不見答顧齊地○今山東東昌府范縣東南五十里有顧城

因歌之曰魯人之臯數

年不覺使我高蹈

臯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臯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為此會

儒書以為二國憂

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令齊邾遠至

是行也公先至

於陽穀

先期至也

齊閭邱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

軍

息閭邱明之後

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

勤

○傳中應反比必利反

為僕人之未次

次舍也

請除館於舟道

舟道辭齊地辭

曰敢勤僕人

不敢勤齊僕為魯除館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

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犬子革奔越

邾隱公八年為吳所囚十年奔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

甬東越地會稽

句章縣東海中洲也○句章今浙江寧波府慈谿鎮海二縣地海中洲即舟山今之定海縣也縣東三十里有翁山一名翁洲即春秋之甬東

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繼越人以歸

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也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

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宋景公之母姓曹氏也

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

肥與有職競焉

肥康子名競遽也

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

與人

求冉有名與衆也

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

彌遽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

有

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

薦進也

其可以

稱旌繁乎

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繁步干反○傳氏遜曰稱副也旌旄繁纓皆國君之服謙言可以稱此否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

荀瑤荀躒之孫始伯襄子

高無平帥師御之

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

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

武子晉大夫

知伯

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

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邱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

英邱也

治齊取英邱

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

邱

犁邱隰也○今山東濟南府臨邑縣有犁邱亭

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顏庚齊大夫

聚涿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

青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

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

取汶陽在僖二十六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以臧氏世

勝齊故欲乞其威靈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石臧齊如之子軍吏令繕將

進晉軍吏也繕治戰備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禽顏

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衛是言也衛是言也

役將班矣言晉之役已將班還晉師乃還果如餽臧石

牛生曰大史謝之晉大夫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牢禮不度

春秋左傳卷之六 宣公十四年 齊侯將伐齊 使來乞師 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 取穀 宣叔以晉師伐齊 取汶陽 寡君欲徼福於周公 願乞靈於臧氏 勝齊故欲乞其威靈 臧石帥師會之 取廩丘 軍吏令繕將進 萊章曰君卑政暴 往歲克敵 今又勝都 天奉多矣 又焉能進 是衛是言也 役將班矣 晉師乃還 餽臧石牛 大史謝之 曰以寡君之在行 牢禮不度

不如禮度敢展謝之終藏氏有後於魯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終子贛之言而立公子何

何亦無道何大子革弟

○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將以為夫人使宗人費夏

獻其禮宗人禮官也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

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

武公教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

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

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公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

適郢越王太子得相親說也

將妻公而

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

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趙討已故望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

衛侯也

衛侯為

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韞而登

席

古者見君解韞○韞亡伐反

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

足有創疾

若見之

君將殷之

殷嘔吐也○殷許角反

是以不敢

不敢解韞

公愈怒大夫辭之

不可

共辭謝公○公不可解

褚師出公戟其手

抵徒手屈肘如戟形○抵音紙

曰必斷

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

得免

亡為

公之入也奪南氏邑

南氏子南之
子公孫彌牟

而奪司寇亥政公

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

懿子公文懿公有從使
人投其車于池水中初

衛人翦夏丁氏

在十一年

以其帑賜彭封彌子

彭封彌子
彌子瑕彌

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

疾之從孫甥也

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為從
孫甥與孫同列。從去聲

少畜於公以為

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校盟

拳彌

優校非優也拳彌衛大夫
使非優盟之欲恥辱也

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譏登公
席者公

孫彌牟

喪邑者

公文要

失車者

司寇亥

奪政者

司徒期因三匠與

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

斤二匠
所執

使拳彌入

于公宮

信近之故得入

而自太子疾之宮譟以攻公

疾崩時大子也時已死

鄆子士請禦之

鄆子士衛大夫。鄆音頻

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

若君何

言不可救援音袁

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

先君崩時也亂

不速奔故為戎州所殺欲令早去

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

衆怒難犯休而易閒也乃出

閒去聲

將適蒲

蒲近晉邑。今直隸大名府長

垣縣故蒲城是

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

鄆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

彌曰

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

冷近魯邑。冷力丁反

彌曰魯不足與請

適城鉏

城鉏近宋邑。今大名府滑縣東有鉏城水經注云濮陽西南有鉏邱城是也

以鉤越越有君

宋南近越轉相鉤牽

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

始乃載寶以歸

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為先發而因載寶歸衛也

公為支離

之卒

支離陳名

因祝史揮以侵衛

揮衛祝史

衛人病之懿子知之

知揮為內間

見子之

子之公孫彌牟文子也

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

彼好專利而妄

妄不法

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

若見君有入勢

必道助之

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

雖知其為君間不審察私其評之

夫

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遺諸其室

難面逐之

揮出信弗內

再宿為信內音納

五日乃館諸外里

外里

公所

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請師伐衛求入

○六月公至自越

前年行今還

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

魯南

郭重僕

為公僕

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

二子不臣之言

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

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

祝上壽酒

惡郭重曰何肥

也

此言毀其貌

季孫曰請飲彘也

飲罰之

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

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

言重隨君遠行劬勞不宜

稱肥

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以激三桓之數食言

飲酒不樂

公與大夫始有惡

為二十七年公孫邾起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

宋樂茂納衛侯

舒武叔之子文子也皐如后庸越大夫樂茂宋司城子路衛侯輒也○茂扶廢反

文子

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

愎很也乃

睦於子矣

民睦

師侵外州大獲

越納新之師

出禦之大敗

衛敗

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

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也

文

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

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

曰子將大滅衛

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

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

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

出

欲以觀衆心

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

申重

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

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

悼公蒯瞶庶弟公子黜也○黜

起廬

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

司徒令期也

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

夫人期婦也。招期而不得加。戮故勅宮女令苦困期婦。

司徒期

聘於越

為悼公聘

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

越王也。

王命取之期

以眾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

忿期而及其姊為夫人者。遂復

及夫人之子。

遂卒于越

終言之也。終效夷言死于夷。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

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得弟畜養也。

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

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

皇懷非我從昆弟。

靈不緩為左師

不緩子靈。聞龜之後。

樂茂為司城

投樂淵之子。

樂朱鉏為大司寇

朱鉏樂之。

六卿三族降聽政

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

因大尹以達

大尹近官有權。六卿國之四

自通達於君

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

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也重

而無基能無微乎

言勢重而無德以為基必敗也

冬十月公游于空澤

空澤宋邑在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東南

辛巳卒于連中

連中地名

大尹與空澤之士

千甲

甲士千人

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

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都內

宮名今虞城縣空桐澤有空桐亭

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晝

晝計策

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

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

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拔使宣言于

國曰大尹惑盡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

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所弑得夢啓杜首

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首者聲已為烏而集於

其上○味張又反鳥口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桐門北門

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地將盟之

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親名皇非我因子潞子潞名門尹

得樂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

國曰大尹惑盡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

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

戴氏

即樂氏

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

惡其與今與君無別

戴氏皇氏

欲伐公

公謂

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

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

施罪於大尹

大尹奉啓以奔楚乃

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

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

公孫於陳

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遁陳○孫音遜

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

之盟而君入

盟在僖二十八年○宛於阮反

獻公孫於齊

在襄十四年

子鮮子

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

在襄二十六年

今君再在孫矣

謂十五年孫孫

今又孫宋

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

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

詩周頌言無強惟得人也

若得其

人四方以為主

為主四方

而國於何有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

駘上

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駘他來反

二月盟于平陽

西平陽○今屬山東兗州府鄒縣

三

子皆從

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

康子病之

恥從蠻夷盟

言及子贛

思子贛

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

不及與越盟

武伯曰然何不名曰

固將名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言季孫不能用子贛臨難而思之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禮不備也言公之多安

○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邱鄭駟弘請救于齊

弘駟

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

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

屬音

燭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

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乘去聲

名頰涿聚

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

隰役在二十三年

以國之多難

未改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

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

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違去也

今兗州府東阿縣西南有留舒城與東平州接壤

及濮雨不涉

濮水在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

子思

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

及也

子思國參

成子衣製杖戈

製雨衣也衣去聲

立於阪上馬不出

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

畏其得衆心阪音反

曰我卜伐鄭

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

不祀鄭之罪也

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

故寡君使

瑤察陳衷焉

衷善也謂晉君使已察陳之善以討鄭罪

謂大夫其恤陳乎若

利本之顛瑤何有焉

言陳滅於已無傷

成子怒曰多陵人者

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

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

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

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

無陵侮寡少而橫及之

也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

君

成子疑其有爲晉之心也○輕去聲厭於甲反

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

自恨已無知

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

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

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

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悔其言不可復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

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

三桓

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

間隙也

公游于陵阪遇孟

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

問已可得以壽

死

不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

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

有陘氏即有山

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以公從其家出

故也。錡子贛之言君不沒於魯。

○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

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

未

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

行去也

乃先保南里以待之

保守也南里在城外

知伯入南里門于桔

秩之門鄭人俘鄆魁壘

鄆魁壘晉士○桔戶結反秩大結反鄆戶圭反

賂之以知

政

欲使反為鄭

閉其口而死將門

攻鄭門

知伯謂趙孟入之對

曰主在此

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

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

子

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無勇何故立以為子

對曰以能忍恥庶無

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

甚毒也。其甚其甚反。

遂喪之。知伯貪而悞。故韓魏反而喪之。

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

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三十

乾隆丙寅夏五月吳郡小

鬱林陸氏雕版王日煥錄